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圖書編卷之一百单六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鄉飲酒禮總叙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爲嘉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於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與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

禮三也。夫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爲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紀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鄉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與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於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僕

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而行於冬，季主用縣令，復降終其禮。無謀賓戒賓，不設折俎，易脯醢爲菹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正和中有司參奏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脩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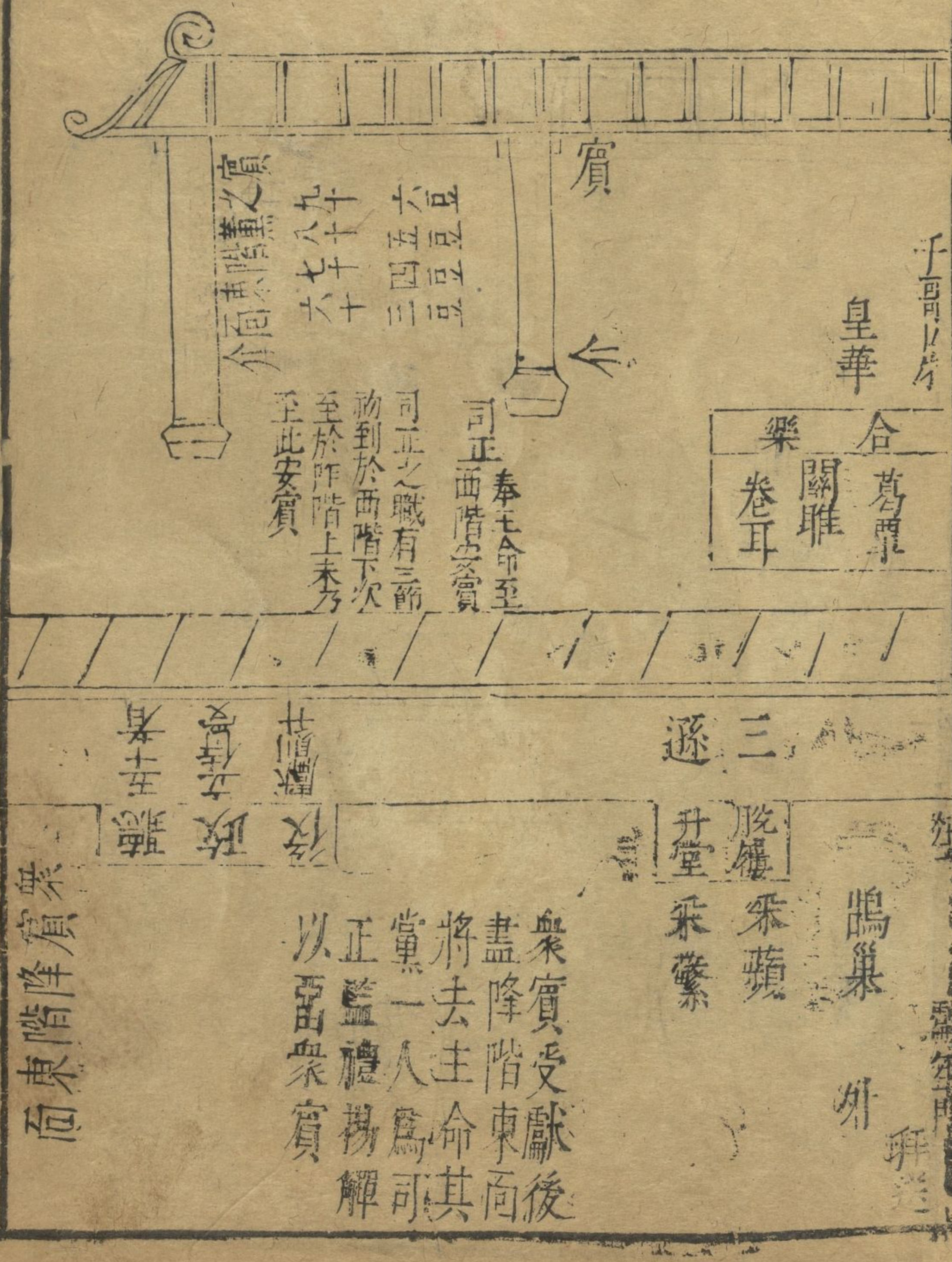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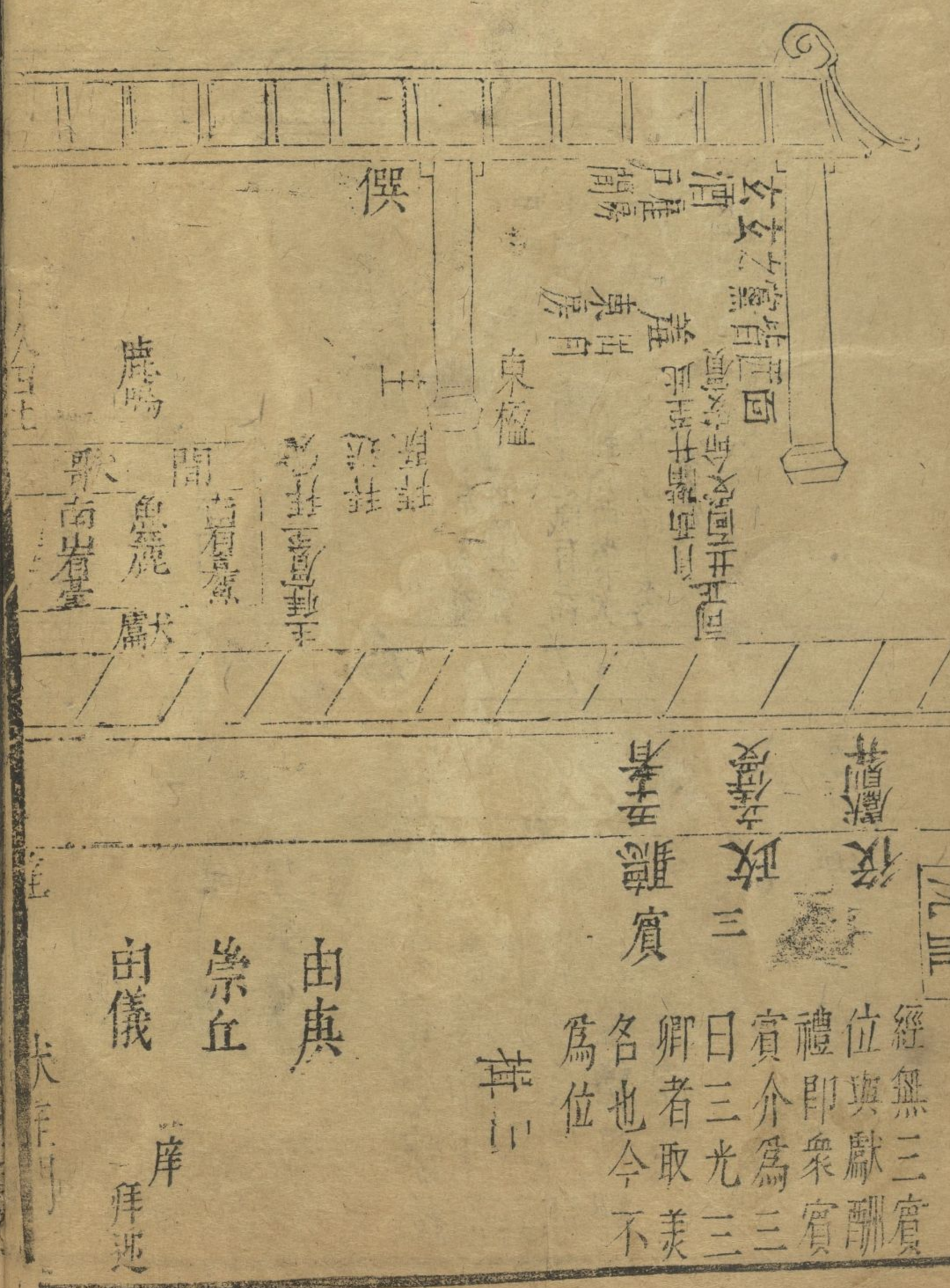
菜於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興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於兩廡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於唐尤簡 略焉十七年左廸功卽陳介乞言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年入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國朝受命裁定海內

詔有司稽古考文定於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宋所行參酌損益爲鄉飲酒禮又參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行禮之中一人升讀律令縣邑則歲一行之於學校里社則季一行之里中蓋本於正齒位之說而賓興賢之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鄉

飲

之圖



經無三賓
位與獻酬
禮即衆賓
賓介為三
日三光三
卿者取美
名也今不
為位

由庚
崇丘
由儀

衆賓受獻後
盡降階東面
將去主命其
黨一人為司
正監禮揚解
以留衆賓

衆賓降階東面

鄉飲酒義曰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後所以明尊卑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周禮圖說曰鄉飲酒之禮失禮經之旨者二其一賓僎介主之義不明也其一設席之不正也夫所謂鄉飲者以養老爲義也天子養老於大學諸侯養老於國學是故鄉大夫養其鄉之老者於學也故所謂主者即鄉大夫也所謂賓者乃一鄉中齒之至尊者也所謂介

者齒德亞於賓所以輔賓者古人每事必有介以輔其不及也所謂僎者何也衆賓中之貴者也儀禮曰賓若有尊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席於賓東是也所謂諸公大夫者謂天子之三公卿大夫致政而在鄉者也苟序爵而躡居賓之位則屈夫齒而失養老之義序齒而降居賓之下則屈其爵而非貴貴之禮故別設位於賓之東以居之周禮黨正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三命而不齒即此位也三賓介僎之儀既明而後其位可得而正矣夫堂上之位莫尊於南面之正中以其有尊故坐賓於西北謂在北面南面稍西也僎則席於賓之

東尊與賓並也。介則賓於西北，謂在北面，南面稍西也。饌則席於賓之東，尊與賓並也。今則賓階上東面以受生氣，亦尊者所居也。主則阼階上西面，其位爲卑。自卑而尊人也。故所謂南北者，謂在北而稍西，東北者在北而稍東，西南者在南。記言饌以介主人而誤也。其坐位則四隅相向，古未嘗有此坐向。語云：席不正不坐，苟於此尚得爲正乎？觀於儀禮，賓升席自一方，介主人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蓋設必正方，故升亦正方。且記亦曰：賓必南向，介必東向。今人設四隅之向者，因記言四隅之位而誤也。按禮記鄉飲酒義，發明切當，但亦有純駁。班如者不能不啓後人之惑，如云：介饌象日月，復云立三賓以象三光是三賓後爲日月矣。且大賓主於一，唯主人獻衆賓，則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耳，何嘗有所謂三賓乎？其曰饌以輔主人贊乃主人之輔，饌亦賓也。何得言坐饌於東北以輔主人乎？夫堂上之位以向明爲尊，其次則東面以受生氣爲尊，賓與饌既南向，則介自當東面，主人必南面而西面亦必然之理，何必以溫和之氣配饌與主，疑之氣配介與賓，而反失饌賓介立之大義乎？古人制禮，哭踊揖讓必成於三，其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則哭踊蓋亦象月而爲之，即蓋

出自東房烹狗於堂東北皆出自主人之意而曰祖陽
氣之發於東方皆不免於傳會也

皇朝大誌

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
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其坐席間
高年有德者是加一等之尊篤者卑之以次序齒而列
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及放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干
於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別則使貴賤混淆察知或坐
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奸頑不出其主紊亂正席全
家移出化外的不虛示嗚呼斯禮始古先哲王之制安
良民於宇內亘古至今興者鄉里安鄰里和長幼庶無
窮之樂又何言哉今特申之從者昌否者亡

本朝鄉飲禮圖

三僎

二僎

一僎

僎

一賓

一賓

一賓

一賓

三

三

三

三

夫

門

賓

鄉飲酒禮律儀

一鄉飲酒禮每歲正月十五十月初一日二次舉行

一各處府州縣於儒學行鄉飲酒禮一應酒箴俱係官

錢糧內從實酌量支辦務要豐儉得宜

一凡府州縣行鄉飲酒禮除僎賓外眾賓序齒列坐其

僚屬則序爵

一鄉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其德興禮讓敢有喧譁失

禮者許揚鱗者以禮責之其間因而失禮者主席之

人會眾罪之

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

於東南

大僕以致仕官為之位於東北

大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

介以次長位於西南

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既之後

司正以教職為之主揚觶以罰之

贊

鄉飲酒儀

該歌鹿鳴三篇此則不載何也

洪武十六年頒行鄉飲酒禮圖式一各處府州縣每歲

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於儒學行鄉飲酒禮酒後於

官錢約量支辦務要豐儉得宜除佃戶外衆賓序齒列

坐其僚屬則序爵前一日執事者於儒學之講堂依圖

陳設坐次司正率執事習禮至日黎明執事者宰牲具

饌主席及僚屬司正先詣學遣人速饌賓以下比至執

事者先報曰賓至主席率僚屬出迎於席門之外以入

主居東賓居西三讓之揖而後升堂東西相向立贊兩

拜賓坐執事又報曰饌至主席又率僚屬出迎揖讓升

堂拜坐如前饌賓介至既就位執事者唱司正揚觶執

事者引司正由西階升諸堂中北面立執事者唱饌賓

以下皆立唱揖司正揖饌賓以下皆報揖執事者以觶

酌酒授司正司正舉酒曰恭惟

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弟第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讀畢執事者唱司正飲酒飲畢以觶授執事唱揖司正揖僎賓以下皆報揖司正復位僎賓以下皆坐唱讀律令執事者舉律令案于堂之中引禮引讀律令者詣案前北向立唱僎賓以下皆拱立行揖禮如離儀然後讀律令有過之人俱赴正席立聽讀畢復位執事者唱供饌案執事者舉饌案至賓前次僎次介次士三賓以下各以次舉訖執事者唱獻賓主席起北面立執事斟酌酒以授主主受爵詣賓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答拜訖執事者又斟酒以授主主受爵詣僎前置于席交拜如前儀畢主退復位執事者唱賓酬酒賓起僎從之執事者斟酒授賓賓受酒詣主前置于席稍退贊兩拜賓僎主交拜訖各就位坐執事者分左右立介三賓衆賓以下以次斟酒於席訖執事者唱徹饌候徹饌案訖唱僎賓以下皆行禮僎主僚屬居東賓介三賓衆賓居西贊兩拜訖唱送賓以次下堂分東西行仍三揖出庠門而退

鄉飲酒禮考附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鬥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飭酒于序以正齒位

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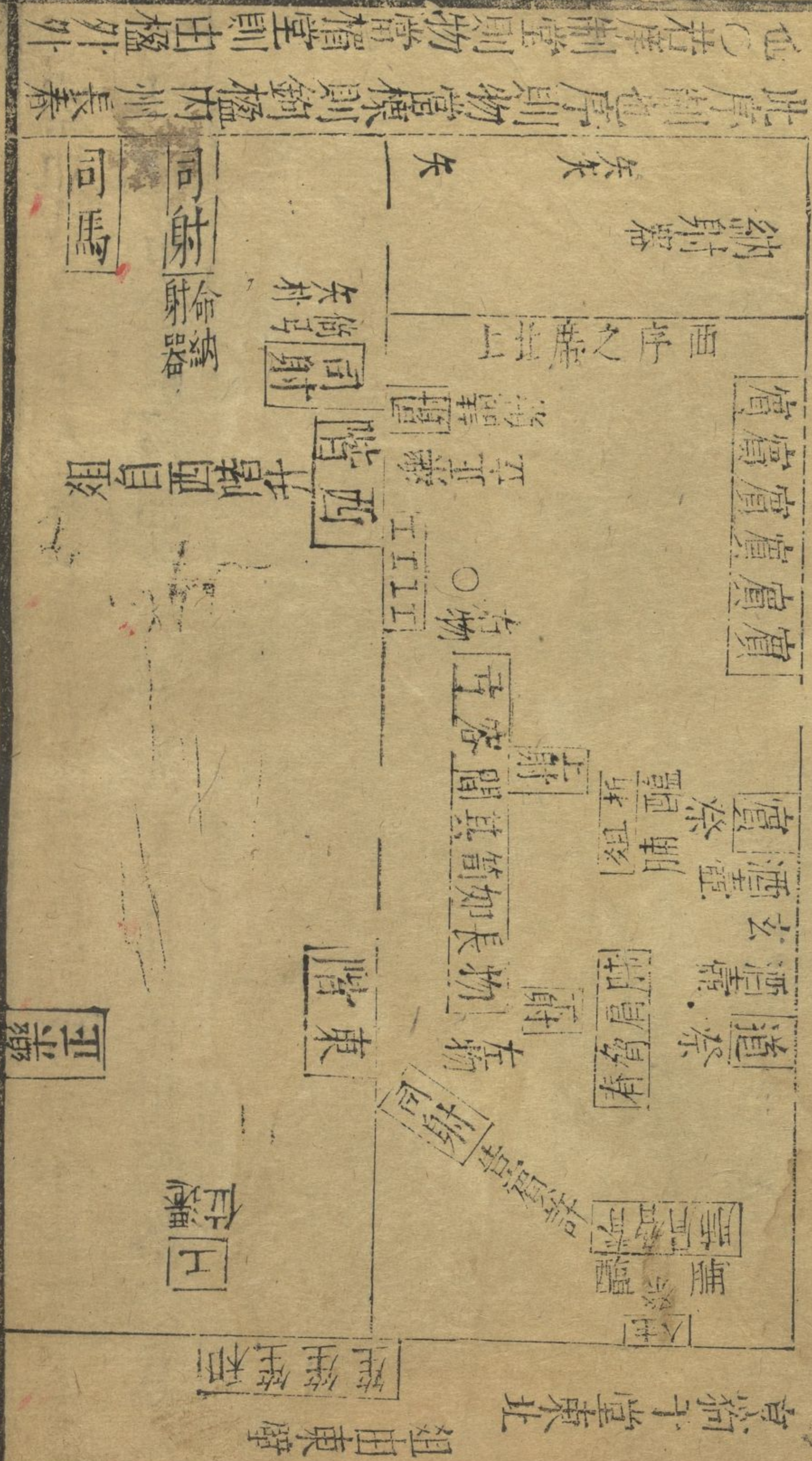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夫鄉飲之名始于成周漢唐以來亦間行之然無定制我

太祖禦製大誥有云鄉飲酒禮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鄉飲酒禮叙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其坐席間年高有德者居于上年高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曾違條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于於良善之席主者若不分別致使貴賤混淆

察知或坐中人發覺主者坐以違制奸頑不由其主紊
 亂正席全家移出化外大哉王言其垂世警俗之意深

射飲圖



之

洗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無室故物當棟橡也
鄉大夫先行鄉飲酒禮而射於序

上 古 一 幅 長 三 丈
下 箭 廣 一 幅 長 三 丈

一丈
朱綠

上 古 一 幅 長 四 丈
賓 一 幅 長 四 丈
衆賓 一 幅 長 四 丈

賓 答再拜
衆賓 入 揖

賓 答再拜
衆賓 入 揖

射飲

鄭玄鄉射禮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乃鄉之屬鄉大夫在焉故不改其禮

○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伍物詢衆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于其

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也○按疏曰禮若緩而實急若輕而實重者射也先王患人不知其急而緩之不知

其重而輕之故於鄉射以習禮樂於燕射以致安譽於賓射以通好於大射以擇士故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

燕禮鄉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所以明

君臣之禮。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者。蓋燕於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為之也。又按儀禮燕禮。與大射儀相屬。鄉飲酒禮。與鄉射禮相屬。即敖繼公所謂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於學宮。鄉飲酒而習射者也。今制所定。止鄉射禮。故曰飲射。

射禮考

周禮鄉大夫。退而以辨別之禮。五物詢衆庶。問求一人

和。發而中節。二曰容。動行合行。三曰主皮。不失正鵠。四曰和容。容比于禮

曰與舞。節比于樂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

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于戰陳。用之以為禮節者。蓋微矣。我

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擇官之制。而不果。既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

按藍田呂氏曰。射義言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

所以禦侮克敵也。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鄉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飭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大射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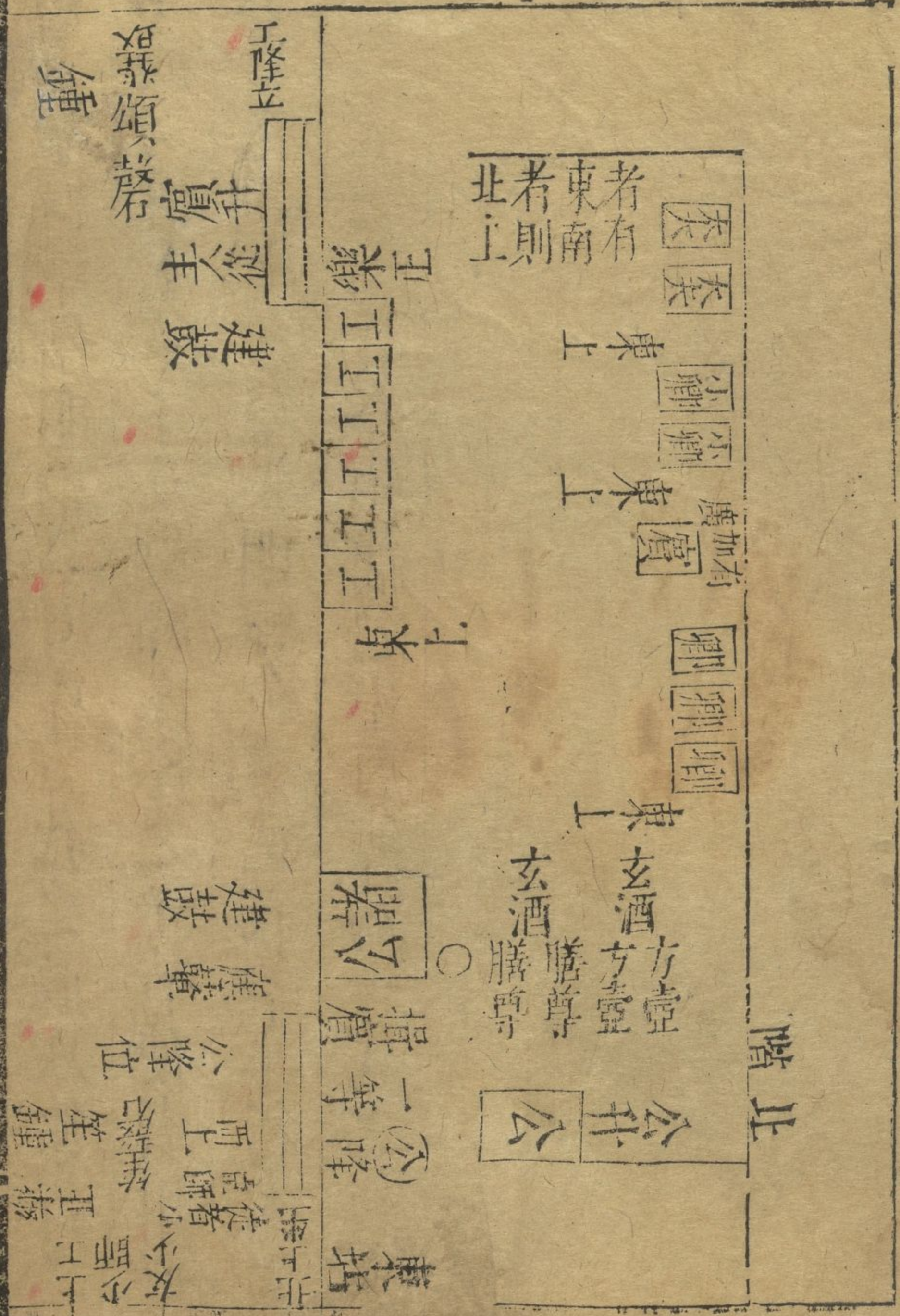
古之射禮有五：一曰大射，二曰賓射，三曰燕射，四曰鄉射，五曰主皮之射。大射者，天子將祭於郊，廟與助祭之諸侯，群臣射于射宮，而擇其賢者，使與於祭，是也。諸侯孤卿大夫，亦以是禮而擇士，均謂之大射。

賓射者，諸侯朝於天子，而天子與之射于路門之外，是也。列國之君相與朝聘，及卿大夫士，私與其賓客行其射禮，亦均謂之賓射。燕射者，天子勞使臣，及與其群臣飲酒而射于寢者，是也。諸侯與其臣下，卿大夫士，其家人之屬，燕飲而射者，亦均謂之燕射。鄉射者，州長春秋以禮屬其民，而習射于序者，是也。卿大夫以鄉射之五物詢衆庶而射于庠，亦均謂之鄉射。然天子以六耦射，三侯五正，樂以騶虞九節，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樂以采蘋五節，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樂以采芣五節。

下之辯未嘗不明也是四射者以禮樂將之謂之禮射
故曰其容體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而中多者乃得預
于祭又曰進退周旋必中於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
弓矢審固持矢弓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
矣是故聖王務焉主皮之射者庶人之事田獵分禽之
射也張獸皮而射之無正鵠之制主獲而尚力無禮樂
之飾故曰禮射不主皮明非君子之所貴而四射尚矣
秦滅先王之籍古禮殘缺幸存而可知者諸侯大射與
州長鄉射二篇而已其天子之禮見於周官者略不備
兩漢以下有天下國家者因仍簡陋以爲政至其君臣
游燕之際從事于弧矢者未嘗無之大抵皆主皮尚力
之陋而古法泯墜莫知講求惟唐開元中頗嘗論者
式其一曰皇帝射于射宮其二曰皇帝觀射於射宮粗
采古禮而損益之雖具于禮官而舉行希闊至宋太宗
淳化五年詔定其禮有司遂取唐制爲大射圖并畫其
冠冕儀式表著之位以進而太宗曰俟弭兵之日與卿
等行之蓋亦未嘗用也及乾道間命討論燕射之美而
宰執以爲舊制煩苛難以遵行更定新式奏之其說槩
可考見而亦未矣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
射祭翦柳之法大槩循用國俗無足采取焉

國朝混一區宇，脩明治具，考求三代之政，次第行之。詔成均博士弟子及郡縣庠序之士，皆使習射，以俟貢舉。凡郊廟之祭，先期輒命文武百執事行大射之禮。注儀注，對酌古今，煩簡適中，蔚然為一代之典。

大射禮圖



士士士

建鼓
朔管

北上

禮
禮

士
士

東上

洗

獻

獻

水

酒

士

士

士

大夫
大夫
大夫

士
士
士

大夫
大夫
大夫

少
大夫
大夫
大夫

洗
能

六

士
大夫
大夫
大夫

六

大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審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其節天子以駟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駟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

失職也。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

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

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

狸首逸下云魯孫侯氏是也樂

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犯喻得賢者多也吁嗟乎騶

虞嘆仁人也樂會時者謂狸首曰小大莫處御於君所

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以采蘋喻循

法度以成君事也樂不失職者謂采芣苢曰被之僮僮夙

夜在

公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

一盡禮樂而可數焉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十者

先德之行後決之於射男子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

生而有射事學禮樂以飾之

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官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

於樂而中多者得于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

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

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

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

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事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

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

而諸儀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

正之具也

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四爵四行

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

而射也莫處無安居其無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

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譽或

與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夫射

此逸詩也

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則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土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

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

按射義一篇古禮賴以存者固多而大義不明不容以

無辯也射義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侯為諸侯果於

義為可通乎鄭康即因之故其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

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

不亦愈失而愈遠乎蓋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

為諸侯要亦信射義大過而不能折之以理焉耳然其

中有曰射之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總其已之志也故曰平

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

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

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鄭氏不從此

義發明乃諄諄於射諸侯之說而是非黑白且不辯矣

噫即此觀之書可盡信哉

御射

周制天子禮周官太僕職曰三射則贊王弓矢繕人職

曰掌詔王射贊弓矢之事服不氏職曰掌以旌居之大

獲射人職曰王射則令云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

矢司服王饗射則饗冕疏曰燕射在寢則朝服賓射在

朝則皮弁服。唐制皇帝親射儀。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去侯。至乏止。司馬降西階復位。千牛即將一人奉決拾以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即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即將跪尊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少決興贊設決訖。千牛即將又跪取拾興贊設訖。以筥退奠于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拭弓。左右面左執附石。執簫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即將以巾拂矢。逐一供御。御將射。協律即擊應。先鼓吹及奏騶虞之樂。九節至第六節。御乃發一矢。奏第七節。又發一矢。皆與樂聲相應。千牛將軍以矢行。素中曰獲。下曰留。上曰留。左曰左。方右曰右。方至九節發四矢。畢。協律即偃麾。樂止。千牛將軍於御坐東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宋制天子燕射儀。皇帝臨軒。有司進弓箭。教坊樂作。皇帝乃射。若中的。招箭班奏訖。應左右侍立。并祇應。臣僚階上下就位。並再拜。皇帝射畢復坐。元制缺。國朝見儀注。○以後皆公及賓諸公卿大夫射。○周制天子禮闕。諸侯禮儀禮三耦升射。畢降取弓矢於堂西。諸公卿則適次。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侯隸僕人掃侯道。司射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

遂指朴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决拾于東坵一小射

正授弓拂弓皆以俟於東堂一小射正賓降升堂西垣明有二人

决遂執弓指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升待於物北北一筈

東西立不敢與君並立退一筈三尺之地司正執弓升自西階立於物

間南向揚弓命去侯負侯者許諾趨至乏止司射命設

中小臣師執中坐設之執中在南當福西當西序太師實八筈于中

橫委其餘于中西公就物小射正奉决拾以筈大射正

執弓皆以從小射正坐奠筈于物南遂拂以巾取决與

贊誤决朱極三公祖朱禰設决拾大射正執弓以袂順

左右隈上再下一左執射右執簫以授公小臣師以巾

內拂矢以授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下曰留上

曰揚左右曰方十發以將乘矢公卒射賓降釋公于堂

卿大夫繼射諸公卿取弓矢升射如二耦若中則釋獲

者每一箇釋一筈上射于右下射于左唐制皇帝親射

儀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

協律即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狸首之樂七節樂至第

四節乃發第一矢奏第五節發第二矢皆與樂聲相應

至七節發四矢畢協律即偃麾樂止射者右旋東面馳

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釋弓于位其射人多少皇帝

臨時聽進止

觀射儀典謁以公從贊六人自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

至射席前北面進升射席立定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曰承傳西面告太常卿大常卿於西懸內東面命樂正奏樂協律卽舉麾作翟首之樂七節至第四節左右乃俱一發與樂相應又奏第五節左右又一發與樂相應以至七節此發訖協律卽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次取六人升射如初四品以下皆釋於殿下射畢三品以上及近侍官與四品以下皆釋弓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宋制天子燕射儀以宣臣僚射當射官執弓箭階下再拜訖升階射元制

缺 國朝見儀注

圖 禮 射 鄉

享狗于堂東北

俎由東壺

笙笙笙和

又牲

無祭蠶

無祭蠶

有物祭

道祭

酒壺

酒壺

祭蠶

無祭蠶

無祭蠶

上射

下射

右物可容簡其簡如長物左

五五

階西

階東

司射

矢朴

射器

射器

共圖目取

同圖

正樂

此序制也序則物置棟則鉤於內州長春

也○若序制堂則物置楹則鉤於外

乏

能洗

射者下
廣廣
幅幅
長長
丈三
丈三

矢一
方一
朱綠

上
廣上
射一
幅廣
長二
有幅
四長
丈四
亦丈
个日

衆賓

主人

衆賓

主人

答再拜

揖再入賓

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無室故物當棟豫即注
緝大夫先行鄉飲酒禮而射於序序有空

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疏曰周禮五州爲鄉是州屬鄉也云不改其禮者雖鄉大夫在其禮仍依州長射禮也然此經鄉大夫射於序云堂則由楹外又云堂則物當楹又云大夫用兕中其禮與士射於序別而云不改者大判鄉大夫士射與先行鄉飲酒禮及未旅而射爲不改耳其實亦有少異也

賓主介儀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主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而觀

禮者爲僎

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戒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荅拜主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席祚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席之西不屬者下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北上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

東肆加二勺于兩禁承尊之器也名禁者因為酒戒也

亦二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二丈

亦二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揖

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

北上厭一涉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出揖當階至于階三讓主升賓升

主阼階上當楹北面荅拜

獻賓

儀禮主坐上爵于篚降盥洗已盥然後洗爵升賓爵賓之席前

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賓受爵以復位主階上

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於

阼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與右手取

肺御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齊之與加

于俎坐悅手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

肯執爵與主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實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於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墻謂之序

主酬賓

儀禮主實解昨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解與降洗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至取解北面坐奠解於薦東酬酒不舉主揖降賓降

立子階西

主人將與介為禮賓謙不敢居堂上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立祭於西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卒爵興

獻主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獻衆賓

儀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主

以爵降奠于篚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序升即席

俱入

儀禮賓若有僕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
賓階介及衆賓皆降主迎于門內揖讓升公升如賓禮

大夫則如介禮席於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

禮

樂賓

儀禮工誦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堂下磬南北

而立樂南咳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鹿笙由庚歌南有嘉

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阼相爲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

階實觶降自西階階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

祭遂飲執觶興盥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旅酬

儀禮賓坐取俎西之觶先一人舉觶阼階上北面酬主

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荅拜不祭

立飲不洗實解授主主西階上酌介如賓酬主之禮介
酬眾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以解降坐奠于篚
無筭爵

儀禮眾賓皆降說屢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曰狗
藏醢也無筭
爵無筭樂

賓出

儀禮賓出泰陝

注曰陝
陝夏也

三迭于門外再拜

里社鄉飲酒儀

附

大明會典

一里社每歲春秋社祭會飲畢行鄉飲酒禮所用酒儀

於一百家內供辨毋致奢靡百家內除乞丐外其餘但

係年老耆雖至貧亦頭上坐少者雖至富必序齒下坐

不許攬越違者以違制論其有過犯之人雖年長財富

須坐於眾賓席末聽讀律受戒諭供飲酒畢同退不許

在眾賓上坐如有過犯之人不行赴飲及強坐眾賓之

上者即係頑民主席及諸人首告遷徙邊遠住坐其主

席者及眾推讓有犯人在上坐同罪其各里社以百家

為一會百家之內以里長主席其餘百人選年最高有

德人所推服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其餘各依年

齒序坐如有鄉人為官致仕者主席請以為僎擇通文

學者一人為讀律二人為贊禮前期一日三詣賓介門
 介賓迎出大門之外肅主以入至中堂主賓相揖訖主
 稍前曰某日行鄉飲酒禮吾子年高德敢請為賓賓曰
 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曰詢諸眾莫若吾子賢敢固請
 賓曰夫子申命之某不敢辭主再拜賓答拜介亦如之
 但改請吾子為介執事者設賓席于堂中稍西南向設
 主席於堂東南西南向廣六十以上者席於堂中上兩序
 東西相向如賓多年幼者席于堂下階阼之南北向是
 日清晨賓及眾賓皆至門下主出迎西向揖賓東向答
 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階賓賓揖主先升自

東階肩升自西階至中堂主西向立賓東向立贊禮唱

拜與拜與主賓皆兩拜主肅賓各就位贊禮唱揚鱣揚

鱣者舉鱣酌酒詣中堂北向立贊禮唱在坐皆起賓主

以下皆起拱立揚鱣者乃揚鱣而揚言曰同言畢唱揖

揚鱣者揖主賓以下皆揖揚鱣遂飲酒訖復揖主賓以

下皆揖以爵授執事者復位賓主以下皆坐贊禮唱讀

律執事者設案於堂中次引讀律者詣案前贊禮唱在

坐者皆起唱揖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遂展律于案

詳緩讀之訖復以申明戒諭讀之畢贊禮唱揖讀律者

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復位贊禮唱眾皆坐賓主以

下皆坐執事者供饌案行酒贊禮唱飲酒衆賓皆飲或

五行或七行禮同前食畢徹案贊禮唱禮畢主先行而西

向立贊禮引賓以下東向立唱拜興拜興主賓皆兩拜

主送賓於門外東西相揖乃退明日賓介僕衆賓詣主

家拜謝鄉飲之賜主出門外謂辱屈昨日之來○一鄉

飲之設所以尊高年尚有德與禮讓敢有喧嘩失禮者許

楊解者以禮責之其或因而致爭競者主席者會衆罪

之○二十二年再定鄉飲酒禮圖式凡良民中年高有

德無私公遇犯者自爲一席工於上等有因戶役差稅

遲悞及會犯公杖私官招犯在官者又爲一席坐中門

之外其會犯姦盜詐僞說事誣錢起成詞訟蠹政害民

排陷官長及一應私杖徒流雷罪者序坐於東門之內

執壺供事各同本等之家子由宋務要分別三等坐次善

惡不許混淆其所行儀注並依原頒定式如有不遵圖

序坐及有過之人公行赴飲者以違制論

教民榜文

鄉飲酒禮本以序長幼別賢否乃厚風俗之良法也今

民間遵行今再申明務要依頒降法式行之長幼序坐

賢否異席如此日久豈不六首向善避惡風俗淳厚各

爲太平之良民

射禮總論

嘗考之周禮以大藝教萬民而賓興之有所謂禮樂射
 御書數焉夫射而居六藝之一則射固有關於世道矣
 記曰射者男子之事也又曰射者射已之鵠也又考之
 詩曰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夫有事則時習之不可忘
 為論則自反之不可失以賢則可以象功以不侮則可
 以觀德射之有關於德性如此故以言乎射禮之制其
 大射也則張布侯而設鵠其賓射也則張布侯而設鵠
 其燕射也則張廢侯而設中制固若是其不同矣以言
 乎弓矢之度則天子之弓合九以為規諸侯之弓合七
 以為規士大夫之弓合五以為規周禮國弓矢註體多

弓王弓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
 之弓唐弓大弓也其體稍曲故合七而成一規士之弓
 才小也其體極曲故合三弓而成五規度固如是其有異矣以言乎詩歌

之說則天子之射歌以雛虞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歌詩以為發
 矢之節度也九節五正非以樂備官乎諸侯之射歌

以狸首諸侯以耦射三侯二獲
 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非樂時會乎卿大夫
 之射歌以采蘋孤卿大夫以三偶射一侯一
 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非以樂徵
 法乎士之射歌以采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
 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非以樂

不失職乎是射詩之立又各因而取義矣是故行之
 朝會以尊王也行之燕享以尚賢也行之澤宮以選士

也行之燕禮鄉飲禮以明倫也行之春蒐夏苗秋獮冬
狩以講武也內志正外體直內外之俱融者射之所以
運其精也容比禮節比禮樂之俱協者射之所以立其
極也否則徇其數之可陳而不究其義之難知幾何能
得聖人之制而善復於千百世之下耶若夫後世儒者
之言射吾惑也杜佑所謂侯國相攻士故習射則已失
先王觀德之意而鄭玄天子以能射服諸侯其說尤陋
馬融賈逵正鵠內外之辨亦笨也矣後世之君之行射
者吾鄙焉漢明帝行於辟雍唐高祖行於殿廷太宗有
武德之射玄宗有景福之射或偶以為美觀或暫以教

武士而已又何足以追先王制射之意哉我朝稽古

定制射圃之立徧於天下即王祖得天下即令天下府州
一學訓誨生員每日讀經書

罷於學後設一圃習射命禮部定圖式儀注凡八則一
射式二樹射鵠三住射位四主射五賞酒六司射七射
器八射職九射位儀注所謂射器者凡九射職者凡七
今天下有司朔望謁先師及聽諸生講後詣圃行射禮
是即州長會民射此即成周設鄉射賓興賢能之意也
于州序之意也

是故聖人脩之以立教而崇賢象德之所由興者此也

君子復之以維風而訓俗成能之所由舉者此也夫射

故一藝之微而禮之制於聖人也如有可稽焉弧矢之

利創於黃帝則前古已肇其原而見之於虞書者則曰

侯以明之是虞人用之以設教也歷夏商而成周其制

已大備矣。是故有大射。天子將祭，與群臣諸侯習禮之射也。有賓射。天子因諸侯來朝而與之同射也。有燕射。天子與群臣燕息之射也。上下貴賤相與周旋于觀德之習，而所以盡禮也。一切之者，周旋升降之節與古同矣。武事之所較，武訓。天子第以才能而自奮者，選舉振揚之法，與古同矣。聖人之制射也，于其德，不干其。君子之習射也，于其禮，不干其。不于其文，今日射禮之復，亦在於先王而後也。焉耳。

圖書編卷之一百單七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教

師 雲門 大卷 大 掌合采 合舞頌
三德 樂舞 大成
三行 樂舞 大成
大武 大麓 大夏 胥 學合教 正舞正

警 士之 旅 司 政 學
而 司 政 音 征 賦 稅 也 學
而 司 政 音 征 賦 稅 也 學
而 司 政 音 征 賦 稅 也 學
而 司 政 音 征 賦 稅 也 學

國

司樂語諷誦
樂 言 語
樂 言 語
樂 言 語

其而比 其 諸 之 修 德 學 道 春 合
其 諸 之 修 德 學 道 春 合
其 諸 之 修 德 學 道 春 合
其 諸 之 修 德 學 道 春 合

子

保 六藝 樂德祗庸 中和
六儀 樂德祗庸 中和
六儀 樂德祗庸 中和

怠舞列 在 宿 衛 會 其
在 宿 衛 會 其
在 宿 衛 會 其
在 宿 衛 會 其

圖

氏 六藝 樂德祗庸 中和
六儀 樂德祗庸 中和
六儀 樂德祗庸 中和

慢其怠 亦 而 注 引 文 王 世 子 以
亦 而 注 引 文 王 世 子 以
亦 而 注 引 文 王 世 子 以
亦 而 注 引 文 王 世 子 以

教養國子考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五曰聯朋友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本道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處門之左以教國子第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保民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正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王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獻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黃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角爵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太子王子群后諸侯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
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巳

上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禮
樂之教混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頽風靡故學校之教名
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兵戈莫識俎豆
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
師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
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
之舊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速行之

條陳監規

祭酒呂楠疏曰歲貢入監卽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
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年有歲貢年
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焉考甚且禮讓未閑遇事與名各
提學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勅該部轉
行提學官當歲貢期於食廩年深二三名內遵照

祖宗臥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
庶幾近實所校文惟取其不悖經傳理明辭達而止不
專於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竒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

遐荒鄙邑亦取士以克用昭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又
舉人在監本以觀光 皇極薰陶德性今查在監實數
天下之廣僅止二三十人蓋自會試之後支稱他故駿
奔原籍有志者即不廢學餘多交隣郡邑開治產業侵
陵鄉曲比及試期方攢監簿計水程用規機歷未仕若
此居官可知已 勅該部稱已未入監告回舉人移文
行取違限作曠計月加曠不許會試之條庶士類知儆
衆向于學矣納銀例監近奉 欽依聽其伊親原籍與
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揖縣
官兼服商賈肆行鄉閭他日入宿殃民非淺乞 敕該
部重刊儀禮并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
大雅鼓鍾辟雍周禮樂語之意義云

修明學政

大學士桂萼疏畧曰臣聞先王之教民也因天地之性
順人物之生分土授職統之于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
以孝友睦婣任恤教不出于畝畝而行不出于彛倫管敬
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昵其秀民之能爲士者
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
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入
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於出作入息之期後世岐

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
 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厲之名
 官，故一登講堂，永恥民事。有父兄荷篋笠而子弟衣輕
 裘，見達官貴人，踈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親赧然媿
 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
 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 敕諭提督學校官
 敦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
 子弟曾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每于考校後，資訪
 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
 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報，其善行旌異之。其
 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訖，入序歲貢舉，不以應科而命府
 州縣教官集諸生為會，五日一會。先將所欲講求經傳
 手錄之，錄畢即將本文諧協音韻，圈點句讀，會通章大
 旨，尋釋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冊端商
 之所作字務莊楷，次將身所處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
 遭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
 之內，而駸駸然有復古之漸矣。且夫人者，天地之心也。
 人存其心，則與天地為一。一息不存，則不與天地相似。
 夫久不復，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心何以有，曰敬。敬何以
 入，曰畏。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敢不

敬乎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畏也。惟畏而後能敬。敬而後心存。朋友交切嚴諸此。至業舉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攝文。競為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徒何異。志苟進而已矣。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其必由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誦讀。而近思之。體認深至。程子曰。如讀論孟。將門人問處。更作已問。將聖賢答處。便作今日耳聞。又云。未讀時已曉。

文義大畧。既讀後自家見得。又別但覺意思味深長。今人徒知此味者。或鮮矣。近議者。又以為讀書無益。傳誦為贅。正緣其始未知讀書之法。未深於讀之味。後有所得。懲之大過。而不知此論。一開必將至於尚清淡。滅禮教。壟斷一世。使天下貿貿焉無所執持。而後已。非所聞也。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禮也。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于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等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脈也。故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脈。今之教者。嚴課

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
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時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
數百步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相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
左右爲塾以篤實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塾序行道出
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
復所撰禮圖曰童子禮曰士相見禮曰婚禮曰子事父
母禮曰婦事舅姑禮曰祖先禮曰鄉射禮立師掌之諸
童子進學卽率見先生習事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
圖指示啓曰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
讀堂其傍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

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之入
身又次爲書筭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卽以四
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
內置鼓鼗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
或教以歌詩或擊魯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魯薛鼓
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
書筭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於門左右塾
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亦得養其德
性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于無自而入于以端
食正本而復古興理幸甚

選舉總敘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宥○亦有九德○周
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
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
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
俾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
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
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
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沉○
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

取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
詞章○其旣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
選賢舉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
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
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
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旣公○而賢愚自判○徃徃當
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
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
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
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日新月異○

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輒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而古之選舉不復聞矣

禮賓興賢能圖

大司徒

六樂防情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賢之
智仁中和
德聖壽

六行睦婣
任恤
五禮防偽

三年大比
羣吏以禮
鄉老賓歲時
大獻賢能
夫大卿老

正月屬州
民讀歲正
其得黨
行道請民
藝三法書
年大書其
考州正
里以

月吉屬民
讀法書其
書法請民
其書法請
弟秀其書
睦第其書
有端睦第
者學有端
藝道行德

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六遂三歲大比興

一說鄉
主敘其
事詳遂
主耕其
事畧故
遂止於
興此一
說興此
即興賢
能也間
族黨州
之教即
里都鄙
縣之教
也

賓興賢能考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
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鄉老及
夫鄉大夫帥其吏與衆賓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
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
之

王制命鄉大夫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
之秀者而升之學曰升俊士升之司馬曰選士司馬論選士
于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
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
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
之位定然後祿之

按三代盛時仕進有二道有由鄉學而進者有由國學
而進者鄉學則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則
掌于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由選士而爲造士是鄉
學所進者則用之爲鄉遂吏由俊士而爲造士是國學
所進者則進之于大樂正以三代鄉里選用之法而所
謂進士者蓋以其成材將進于朝以用之故耳後世取

士不復此制而亦進士名其原蓋出于此

漢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鄉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

諫者賢良本壘諫科始此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皮

續食令與計偕

元朔五年詔補博士弟子

漢制即國舉士其日有三日賢良方正也秀廉也博士弟子

也子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災異舉士

始漢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

明經之科始于此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限年之法始于此

魏陳郡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

隋始置進士科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曰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

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

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筭有一史有三

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

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武后天授元年策問貢士于洛陽殿

後世臨軒策士之始

玄宗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

此第舉人

學之始

宋之科目有進士有明經諸科當選之外又有制科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取士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以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進復古制則患無漸且除去聲律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述於是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瀆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此後世經

義之始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制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

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後世舉貢之法未有過焉者我

大祖于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

三年大比肆我

大宗脩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
 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 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
 朱氏分年之義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
 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
 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
 文質得中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真可行之千
 萬年而無弊矣

桂佑評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治故建庶官
 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夔龍

稷契蓋所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序然後受
 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
 而郡國佐吏並自獎擢備嘗試勅乃登王朝內官有僚
 屬者亦得徵求後又暨於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
 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為
 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閱閭罕考行能選曹之
 任益為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鄉尹大夫咸吏
 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
 幅裂衣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
 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治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

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衰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
 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辭尚綺麗澆訛之弊極于隋
 世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惟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
 有唐惜乎當木造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群公不
 議救弊以質而乃困習尚文風教未結慮由於此細觀
 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
 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
 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莫究所失之由何
 者按秦法惟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
 正之科乃時令從官而當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
 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品
 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凡有數
 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
 者不可勝計比於漢代且增數千百倍安得不重設吏
 職多置等級遽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
 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立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
 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大守入作公卿即官出宰
 縣邑便宜從事閭閻各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効寄委斯
 重酬獎亦崇今之剖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後為八九
 邑之俊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

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品
 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凡有數
 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
 者不可勝計比於漢代且增數千百倍安得不重設吏
 職多置等級遽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
 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立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
 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大守入作公卿即官出宰
 縣邑便宜從事閭閻各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効寄委斯
 重酬獎亦崇今之剖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後為八九
 邑之俊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

動谷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無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爲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可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僻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則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縣之權罔究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詮綜失叙受仕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授職仰感吏曹以俄傾之周旋定材行之優劣求其無失不亦繆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向其流猥雜

所以閱經號爲倒拔徵詞同手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倒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一銓分掌苟齊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爲國之本資乎民氓民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治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曰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負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治亂詳覽古今推伏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臧否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刳弊其効甚速定爲大政可不務

乎

按杜氏所評大槩論後世吏治不古由選舉辟召之法廢于魏而文華書判之例重于唐也欲精選擇在減名目少等級而久其任是亦尚行不尚言之意則善矣豈知本之論哉或謂學校之設須重明經時藝宜尚典雅不專尚詞藻亦非本身之教也何也自古聖君賢相未有不身先德行而能以德化人者也觀孔子教弟子入孝出悌謹言行愛衆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經義不過學文一節其學校固所當重苟不復成周鄉三物之教而欲賢能諄諄濟濟如三十八隆盛也難矣哉噫人才政體非二事也急先務者不在吏曹之選舉而在學校之教養不在文體之淳雅而在行檢之修明其要則又在司教化者以身先之

皇朝設科之制

聖祖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通今博古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于瀛洛關閩之說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爲秋鄉試辰戌丑未爲春會試其試士之制則先以經義以觀其

窮理之學。次之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之策問。以觀其時務之學。取其中式。登之鄉書。即卿大夫之興禮也。上之禮闈。以俟廷對。即大司馬之進士也。

王文恪制科議

夫科目之設。天下之士。群趨而奔向之。上意所向。風俗隨之。人才之高下。士風之淳漓。率由是出。三代取士之法。姑未暇論。唐宋以來。科目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即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為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則明經雖近實。而士之拙朴者。則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浮。而士之

觀此說
則後之
制者必有
變通非
株守八
股也

向之。謂之進士。蓋詩賦雖浮豔。然必博觀泛覽。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益于治也。

至宋王安石為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以掃前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其學誠專。其識日陋。其才日下。蓋不遇當時。明經一科耳。後王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為進士。不意驅進士為學究。蓋安石亦自憐之矣。今科場雖兼文論。而主司所重。惟在經義。士子所習。亦為經義。以為

經義既通。則策論可無俟乎習矣。

丘文莊亦謂士子于策場所謂古今制度

前代治蹟。當時要務。有不暇致力者。甚至登科列。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代字書。偏旁者。真可嘆也已。

此論甚高

有官者

亦無又恐

合宜也

皮

近來頗尚論策而士習既成亦難倖變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迺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中者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而有官者則遊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爭於學雖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或曰今士子一經俱不能精如餘經何曰制科以待非常之士也以科目收天下士以制科收非常之士如此天下無餘才矣

章介庵科目議

古今以科目取士謂其可以得人也然科目豈足以得人哉其得人者偶然耳夫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謂其賢且才也而取之以科目科目之所憑準以進退取舍乎人者非他也乃在乎經義論策詔誥表判工與不工之間而已使是文也必賢且才者而後工焉則科目信足以得人矣然賢且才者未必皆能而不賢且才者未必皆不能也譬之欲求貞烈之女而限之以剪製纓結之巧彼非貞烈者獨無是巧乎求千里之馬而限之以青黃赤白之色彼非千里者獨無是色乎故謂科目不足以得士其得士者偶然耳以此故也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其必博考前代選舉之法減進士科所舉

如此則
選舉
有權
其間
又有
請求
屬託

其間
其間
其間
其間
其間
其間
其間
其間

人數於是科外增置諸科不限多寡不拘年歲或藩臬
彙選或州縣保荐既舉之必試之試必各就其所屬以
博學弘詞經史淹貫精通書寫明習占候舉者禮部試
之以法比䟽通聽讞詳慎判斷明決舉者刑部試之以
心計優長精通算法轉輸有法平準泉貨舉者戶部試
之以熟知陰易通時胡語兵鈐精妙智勇兼全舉者兵
部試之以性行端潔堪為師表素抱朴忠敢於直諫舉
者吏部必授以儒官署取使之待詔翰林及五鳳樓前
等處以試之試必限以二三年謬舉者重其罪如漢陳
湯家貧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及元帝有詔舉茂才張

穀舉湯湯代選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循行穀選以
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如此庶乎
人不妄舉矣或曰以射擇士其果愈於今之科目乎觀
王制所載樂正周禮所載大司徒教士之法至矣備矣
而其間胥族師黨正卿大夫所以勸飭而風勵之者委
曲嚴密無少間隙可以容其竒衰淫放之行蓋其養之
深防之豫臨事而始以射觀之也夫豈全恃此以為得
人之筌蹄哉若如康齊白沙人品殊絕自當從天順年
間人齋敕幣徵聘事例不可言試也

賓興總論

按古今取士之道大槩有三漢以前之取士也專尚行誼如成周之卿舉里選兩漢之辟舉孝廉諸科是也魏晉以下之取士也尚兼門地如中正九品之法是也唐以來之取士也惟以文辭如明經進士制科諸是也君子尚論其世而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我

國家始初取士與中間從來亦有三種之不同洪武初年專用薦舉任人進士之科暫一行而復罷至洪武十七年始行今科舉法與薦舉並行不悖至永樂宣德皆然成化而後始專重進士之科而薦舉不復行矣

註云考之

國初令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詔開科舉六年詔開科舉暫且停罷別

今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敦名著于州里之人先泛鄭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推用宣德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賢良方正之士令所在有司保舉趣京選用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受職任之士隱于民間者許在官四品以上官在巡撫巡按方面并各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役犯賊罪舉坐舉主

粵稽載籍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

賓興之一曰智仁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友睦婣任恤取其行也三曰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藝也文辭勿興也兩漢取士則郡國有孝廉之察有賢良方正之舉公卿得自召補掾史州郡則得自辟用僚屬亦無非

取其行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爲重也是以當時士
修于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
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至於東漢桓靈之衰
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過是也尚賢興行其效
豈小小也哉魏晉而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蕪尚門
地然猶以德行爲目而舉辟召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
其間非如隋唐以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一日之長
而易終身之官買甚至以一辭之工而遂終身之官爵
有如呂東萊葉亦心之所議者而古者尚賢興行之意
無復存矣嗚呼古之人修其大爵而人爵從至後之人

乃修其空文以邀人爵而惟恐其不至漢晉之士皆席
珍待舉於上至徵書踵門聘幣交至而猶有不至者後
世及後牒自舉躁競汲汲而惟恐人之或我遺何古今
相懸如是耶嘗觀昔人之議矣唐刺史趙臣曰漢朝辟
舉用人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於書交至以此士務
名節風俗用脩本朝選舉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
益訛進士詞賦務求巧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爭
第急切險薄成俗文獻通考劉曉疏曰今銓曹以書判爲將
人禮部取士以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
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

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通鑑綱目朱子曰今之為法教之

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

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性理大全項安世曰科舉之法此

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舉天下之人

才一眼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構杙饕餮必官之出

是科官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

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諮縮而不安下

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其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不論

伊傳周召如何便謂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則

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決不

矻矻受此纏縛也嗚呼科舉之法之弊觀數子之言思

過半矣我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致太

平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

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正大錫則文忠所薦也

其餘彬彬輩出卓然為開國名臣者不可枚舉縷數也

洪武中治定功成然後始行今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

數十人而正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

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

吳思菴以儒醫薦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鐘以吏才薦舉

仕至蘇州知府並為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被進士之

科目重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爲
朝陽鳴鳳舉世譌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
事自後絕響自是舉天下之人不一限於科自誠有如
背入之所議謂入科者雖檣杙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
周孔亦棄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茲言猶切中於今日
矣嗚呼薦辟任人其爲效如彼故科舉取士其爲弊如
此然後世乃不由彼而由此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者
大豈果古今之異宜而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哉
使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我聖祖不由之以平一
天下身致太平夫今欲興化致治而用人不法

聖祖是猶却行以求以爲前人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每歲按點貪酷中外不下數百員每次考察所至動至
數千員法網嚴矣然而貪墨之風竟不聞少止而民坐
日見凋瘵者凡以致理之未得其本也致治以賢才爲
本求才以興薦舉孝爲本而空言求矣經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
克曰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之方也修
之於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庭理無是也虞書曰靜言庸
違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之知言

之不可以取人也。是故發爲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謂止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幣車廡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文或不能無徇私之弊乎。此近世所以畧德行而寧取其文。合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子寧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耶。好名而矯強爲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耶。語曰。上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乎。管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憊于矯行。而何憊于好名。而又何疑于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僞行以欺人。家脩而庭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當之。嚴舉連坐之法。以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逆詐臆不信。而廢先王制。致治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以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

之不可以取人也。是故發爲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畧文。則恐教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謂止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幣車廡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文或不能無徇私之弊乎。此近世所以畧德行而寧取其文。合薦辟而從事科舉也。子寧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耶。好名而矯強爲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耶。語曰。上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焉。斯固庶幾於比屋可封之俗。而可少乎。管人有言。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名固有國者。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而示之趨也。而何憊于矯行。而何憊于好名。而又何疑于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僞行以欺人。家脩而庭壞。與夫徇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當之。嚴舉連坐之法。以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逆詐臆不信。而廢先王制。致治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以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十之一二。

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與夫我
 國初所用薦舉之士類多名臣可徵矣蓋尚賢好德人
 之秉彜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而四時
 則天下皆爭自濯磨砥礪舉人者必求無負知之名舉
 於人者必求無負於舉主知百僚師師誰肯自其私僞
 以于德于明時取譏誚于君子也哉科舉之法宋太宗
 有言曰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足為致治之具
 矣此亦已知其不足死以盡得人用而後擇庶幾致望於
 什一耳觀於今日則又有不然者今制進士舉人授職
 之後隨有三年五年之考察有科道撫按之糾劾考察

糾劾數過而士無不以不職被譴黜者其間完名全節
 以禮歸休者寥寥僅見矣况敢望致治之具於什一手
 其始也進之輕其終也退之輕孰若進行義而舉之擇
 孝廉而舉用之慎選之于未用之先信任之于既用之
 後而使宗社生靈蒙福也楊龜山氏曰三代兩漢人物
 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
 也謂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觀人之法舉經
 明行脩之士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類非古制者
 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詞科之士庶使學者尊經術敦
 行義人人篤于自脩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者未之有

也愚謂敦舉行義有四效善莫大焉民興于行而風俗
 美一也風俗美而賢衆而政事治二也政事治而民生
 安三也民生安而國家安四也信能行此三十年不變
 其效將至世變風移太平有象矣註云孔子舜有天下
 選於衆舉皋陶不仁
 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司馬溫
 公論東漢風化謂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
 經明行脩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脩
 之士豈惟取重於縉紳亦見慕於衆庶愚自汙穢之人
 豈惟不容于朝廷亦見惡於鄉里自三代既亡風化之
 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此二者以謂世變風移太平
 有象所患者與今日世情等瑟時勢難行耳歐陽永叔
 云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

舉士之興莫詳於周間胥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書其
 孝弟睦姻有學者州長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三歲大
 比鄉大夫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其書於王
 至諸侯貢士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不適有黜爵削地
 之罰誠若是後世虛譽浮文之士焉得誣哉自漢以來
 舉士之日益盛而閭族州鄉之察則疎矣若九品中正
 義當可據而弊亦隨之豈古今人俗之不相及耶

選舉總論

重人材爲世重顧其致殊欵則其用殊應古鄉三物造士
 後世專倚於文故古聘而徵之而今投牒以自附其治
 效不古若不宜然哉頃安世有謂科舉之法今日不可

誰何之法也人才一限於科目人是科者雖檮杌饕餮
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習之久上不以爲疑
下不以爲怨一出此爲取舍則上艱施而不安下睥睨
而不服其知其弊而其心守之不敢復議豈惟伊傳周
召雖諸亮王猛必別作爐鞴以計陶鎔不矻矻受此纏
縛嗟乎不濟用而爲政圖寧窮而變顧勢之所使亦天
理之不終泯其每不悟於治世何歟朱晦庵曰今取士
之法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
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國初薦舉賢良方
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洪武三年開科六年罷復令
府司必本德行次文藝十七年頒行科舉成式又令之
處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訪求德行聲名之人亦
樂於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教請赴京官德
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賢良方正之士有司保舉
赴京景泰中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受職任之士在京
四品以上官在外撫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指陳實迹
薦舉赴京後以漸士與舉皆不能無疑是以宿款難易
今疑未及士而先疑於舉者天下之私勝也故莫先於
正俗以養士今日之士正則他日之舉可免於疑若天
下競相疑無時而已予烏乎不深疑之

按國初科貢未行一才一藝咸得收錄雖老人稅戶亦得上觀

天顏視其可用即受以官受官者亦莫敢負其職負職者亦不有重罰今科貢之法精檢覆試而後用之顧往往負其職何哉豈非虛辭無本之弊乎

